



大學原解

中

5-12  
751  
2



951  
2



大學原解卷之中

信濃伊藤祐義

加賀大田元貞公幹學

門人越後佐藤元裕校

武藏戸谷惟孝

三綱總解章第三

此章舊本在三綱別解之上。朱子移入別解之下。既不為得矣。況連止於信為至善解乎。極屬渣草。今改從舊本。

詩云。瞻彼淇澳。綵詩作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

如琢如磨。瑟兮僖兮。赫兮喧兮。詩作有斐君子。終不

可誼。詩作兮。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善至如琢如磨者。

大學原解卷中

自脩也。德盛瑟兮惺兮。恻慄也。赫兮喧兮。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者。道盛德備。自至善。應道民之不能忘也。新民之效

道學也。喚應首章。發端大學之道。自脩也。承接首章結末。以脩身為本。移誠意錯簡。則此章承接首章。舊本在三綱別解之上。極為是正。

盛德即明德也。至善即至善也。民之不能忘。新民之效也。此章為三綱總解。豈不昭然明白乎。

盛德明德之相通。左傳。晉史趙曰。自幕至于瞽瞍。無違命。舜重之以明德。冥德於遂。臣聞盛德必百世祀。虞之世數未也。昭八年是稱舜。初言明德。後言

盛德與大學同。其相通。可以相徵矣。

自脩也。乃脩身也。脩德也。與盛德喚應。道學也。乃學問也。講學也。與至善喚應。予以此知大學作者原意。止於至善者。格物致知。學問之極效。而為明德。新民之本矣。朱子亦言。物格知至。則知所止矣。是與予同所見。唯其言明明德新民。皆當止於至善之地。而不遷。果如此解乎。至善者。明德之止於至善也。新民之止於至善也。大學有二綱領。而無三綱領。且盛德至善之連稱。極屬不倫。非大學作者原意也。明矣。

明德者。仁義忠信之統名。而至善者。亦仁敬孝慈

之總名。下章以仁敬孝慈信五者。解釋至善。此章連稱盛德至善。則其為物也同。其所以異者。何邪。此章以自脩應盛德。以道學。應至善。乃知明明德者。存養省察。以脩明令德之謂也。止於至善者。學問思辨。以通知至道之謂也。一以脩德言。一以學道言。是其所異也。大學作者原意。至此章和盤托出。無復餘蘊。

澳詩作奧。毛萇云。隈也。按禹貢。四隩既宅。史漢言四方水傍。皆可居也。奧。澳隩。三字相通。陸璣曰。淇澳。二水名。詩張銑亦曰。淇澳。二水名。旁出美竹。賦。魏都按。遵彼汝墳。伐其條枝。毛萇云。墳。大防也。

傳。墳。爾雅。說小水別大水之名。江為沱。汝為潰。郭璞云。詩云。遵彼汝潰。毛本澳作奧。與隩通。故為水涯。潰作墳。故亦為水涯。雖然。本篇奧作澳。爾雅注。墳作潰。董氏曰。晉世詩。淇澳。汝潰。語例相同。而為二水之名者。得之。

毛詩綠竹。大學爾雅。作菴竹。小雅采綠。楚辭註。作采菴。綠菴通。爾雅。菴。王芻竹。篇蓄。毛萇從之。作篇。韓詩。竹作蒿。曰。篇。筑也。按。綠。本草。蓋草。今俗所謂刈易也。篇蓄。亦出本草。今俗所謂庭柳也。是二草名。陸璣以為一草名者。誤矣。又按史記漢書。下淇園之竹。以為捷。河渠書。後漢書。伐淇園之竹。為矢。

陸璣云  
綠竹一  
草名其  
色高綠

淇奧詩集傳淇上多竹漢世猶然所謂淇園之竹是也

百餘萬。屈恂傳左大冲魏都賦南瞻淇澳則綠竹純  
茂謝莊竹實瞻彼中堂綠竹漪漪及其園菌蔭。南  
畧淇衛之箭。原道蓋淇衛之地為竹之所繁茂也  
於此與之旨則為草為竹無不可者雖然三史所  
記明白如此今定為竹唯綠竹字頗蕪嫩似後世  
詩人之語不為無疑說卦震為蒼莖竹或與此同  
例。

猗猗小雅有實其猗。毛萇云美盛貌得之。

斐毛詩作匪韓詩作邲。曰美貌小雅斐兮斐兮成

是貝錦論語斐然成章韓詩斐斐文章。毛萇云文  
章貌得之。

章句切以刀鋸琢以椎鑿並皆裁物使成形質也。磋以錫磨磨以沙石皆治物使其滑澤也。治骨角者既切而復磋之治玉石者既琢

而復磨之皆言其治之有緒而益致其精也。淇奧篇集傳治骨角者既切以刀斧而復磋以錫磨治玉石者既琢以

楚語上晉衛武公年數九十有五  
猶歲傲於國曰自卿以下至於師  
長士若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  
舍我必恭恪於朝朝夕以交戒  
我聞一二之言必誦志而納之以  
訓道我

切磋琢磨。朱子以切琢為治樸以磋磨為成器其  
言極精密。雖然考諸爾雅象謂之鵠角謂之鬣犀  
謂之削木謂之剡玉謂之雕註治樸之名又云金  
謂之鏤木謂之剡骨謂之切象謂之磋玉謂之琢  
石謂之磨註治器之名且詩人之意言武公資質  
之美加以學道備德之功能成睿聖之德矣孔子  
曰朽木不可雕也言性質不美者不可教導以成  
用也武公天質玉石也故以琢磨而成材故言如  
琢玉也如磨石也詩意如此則朱子之解雖精要  
屬無用。

物茂卿引管子弟子職曰相切相磋孔安國曰

尺今淇  
此為綠  
竹此為  
此為綠

群居相切磋。直以切磋為學問之事。論語不知  
所引切磋。朋友問難之事。與此不同。詩語以學  
備比治象骨玉石。故曰。如切如磋。果如茂卿之  
言乎。四如字。殊屬蛇足。

大學解詩五十三字。出爾雅。伊藤原佐據是疑  
大學爾雅不知何人作。或云周公。或云子夏。皆  
可笑之言。其訓詁。半出毛萇詩傳。漢人為毛詩  
者之所作也。不知據大學而疑爾雅。據爾雅而  
疑大學。與據王肅偽造家語而疑中庸。一同陋  
見。是予所謂信盜賊之愬。而罪夷齊者也。  
大學以道學應至善。以自備應盛德。故分四如。二

為講學。二為脩德。其實則詩文四如。為學問亦可。  
為脩德亦可。初無定義。是故荀子曰。人之於文學  
也。猶玉之於琢磨。詩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謂學  
問也。大是以四如比學問。可見初無定義也。物涉  
卿解本篇及論語。皆以切磋為學。以琢磨為德。如  
確不可移。是亦陋矣。

道學之道。與中庸道問學同由也。從也。道本人之  
所由也。所從也。故轉為由為從。山海經。風道北來。  
郭璞曰。道從也。韓非子。玄鶴二八道南方來。道從  
也。禮記。民道之而有功。文選。東京賦。回行道乎伊  
闕。皆訓由。由亦從也。楊慎神智之啓。外由學入也。

大雅旱麓篇瑟被玉瓚集傳瑟  
鐘密貌麗綺瑟然頌密之玉瓚

德性之成。內自脩其良心也。道字隱然與自字相應。訓由為是。大學引詩書解之。皆用道字。言也。故此道學之道。亦諸家訓言。粗矣。物茂卿解為導。迂昧不通。學者學道也。漢端大學之道。以由學為道學。固非無意也。自脩也。與盛德應。盛德即明德。明德章。皆自明也。自字互相喚應。明明德者。脩明明德也。周易。君子以反身脩德。象自脩之義也。瑟。有頌密之義。毛萇曰。於莊貌。朱子曰。嚴密貌。與解釋不類。非矣。按蕭索。又作蕭瑟。索居。又作瑟居。縮栗。又作瑟栗。瑟與肅同。瑟然。敬肅貌也。憊。毛萇曰。寬大也。韓詩。美貌。揚雄方言。晉魏之間。

章昭曰。言富於容貌。都閑也。耶美也。臺。冠者也。言取美。好不尚德也。

謂猛為憊。說文。武貌。朱子曰。武毅貌。又皆與釋義不類。非矣。按賈誼新書。容止審道。謂之憊。反憊為野。辭今就得。謂之雅。反雅為陋。道乃知憊者。言閑習禮容也。與嫺閑同。所謂閑雅之閑也。屈原傳。嫺於辭令。閑習也。鄭風。有美且都。毛傳。都。閑也。鄭箋。閑習婦禮。楚語。楚靈王為章華之臺。富都。那豎贊焉。註。都。閑也。那。美也。楚辭。此德好閑習以都。上林賦。妖冶閑都。司馬相如傳。雍容閑雅。其都。野鄙固陋之人。不嫺禮容。必倨慢不遜。韓非。所謂矜野而倨侮。是也。都會之人。閑習容止。必敬肅自持。曰閑。曰雅。曰都。其義相仍。閑雅者。都風也。都風。必閑雅。

也。憫與嫻間同。言閑習容儀。敬肅自持也。明矣。荀子塞者。俄且通也。愚者。俄且知也。陋者。俄且憫也。榮通塞相反。愚知相反。毛亨毛萇傳荀卿詩學。而不審精其師之書。以陋為陋。陋是故以憫為寬。大以為反陋。不知荀卿所謂陋者。野鄙固陋也。與憫之都雅相反。楊倞解之曰。言鄙陋之人。俄且矜莊有威儀也。是也。大勝二毛。物茂卿引荀子曰。是寬大與陋反。踵毛傳之誤。而其所見不及楊倞。可謂陋矣。恂慄。詳見九經談。唯王肅解鄉黨恂恂如曰。温恭貌。夫恂字。大學曰。恂慄。莊子曰。惴慄恂懼。慄字。論

孟子萬章上書曰。祗載見瞽瞍。憂々齊東野語音允若。

康誥惟王之敬忌。正義敬德忌刑。

無逸嚴恭。寅畏天命。百度。

小雅節南山篇赫赫師尹。民具爾瞻。

語曰。戰栗。偽書曰。夔夔齊慄。禹曰。慄慄危懼。湯民升木而懼墜者。不暇恭己。何況色温乎。以恂為温恭。極屬無稽。恂慄也。惴慄也。恂懼也。皆與書敬忌寅畏同。畏敬之義。然則以憫為寬大。為武毅。皆非大學原意也。

赫與小雅赫赫同。火光赫奕也。喧詩作喧。毛萇曰。威儀容止宣著也。朱子從之。韓詩作宣。曰。顯也。今按。喧與周官司烜之烜通。烜音垣。劉音袁。鄭玄曰。烜。火也。讀如衛侯燬之燬。燬。王室如燬之燬。然則烜亦火光顯也。夫容貌威儀。德之表也。誠於中。形於外。本篇美在其中。暢於四支。言和順積內。榮華



發外。樂記其生色也。晬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

孟子武公盛德充實于內。而外發于容貌。威儀之間。

赫奕烜頭。有不可揜者。是亦明德之明也。

瑟僩之恂慄。學禮之所得。道學之功也。威儀之赫

烜。脩德之所形。自脩之功也。下文以盛德承赫烜。

以至善承瑟僩。條理整齊。不可得紊也。

是衛人美睿聖武公。見楚語上之詩也。初二句比。以下

為賦。毛萇朱子為興者。非矣。毛萇曰。武公質美德

盛。有康叔之餘烈。此解極妙。淇澳餘潤。能使竹美

盛焉。以此康叔遺風餘烈。能使武公德義美盛焉。

有斐君子。以禮樂文章。能脩飾其身。能成君子之

德也。否則野人也。讀書講道。以明其智識。如切磋

象骨也。擴充良心。以輝其德義。如琢磨玉石也。天

質之美。以學脩而進益也。瑟僩恂慄。得於外學禮

容。而其寅畏如此。豈有流蕩淫逸之憂乎。是知其

止於至善矣。威儀赫烜。得於內脩德性。而其著明

如此。豈有昏昧蔽塞之憂乎。是知其明德之輝光

矣。其德善之所及。國民被化。變而遷善。終世愛戴。

以及子孫。不能忘其德善也。學大學者。能為衛武

之所為者。得三綱領之義者也。

切磋道學 瑟間恂慄 至善

止於至善

有斐君子

民不能忘 新民之効

琢磨自脩德 赫煇威儀 盛德

明明德

詩云於戲前王不忘能不忘也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

因上文不能忘也。再引詩言所以不忘之意。前王文武也。四其字指前王也。其賢前王之所賢也。有德有能之人其親前王之所親也。子孫親戚也。後之君子賢前王之所賢而尊重之。親前王之所親。

而厚遇之。中庸所謂敬其前所尊愛其前所親。是之謂也。前王之於民也。遺太平之樂而民樂之。建百世之利而民利之。是以君子與小人皆愛戴之而終身不忘其德也。

莊子以舟之可行於水也而求推之於陸則沒世不行尋常天禮記哀公曰終沒吾世不敢以儒為戲儒行徐幹中論沒齒窮年荀子勸學不免於匹夫沒世終沒已世也。猶言終身也。為前王沒後者非矣。或云雖死不忘亦通。

兒敦曰。是言前王之遇君子小人也。上二其字指君子。下二其字指小人。前王之於君子也。賢



諦天命。能備明明德。所以得民心也。得民心者。乃得天命者也。末章引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于殷。峻命不易。道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引康誥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得天命者。得衆而得國。失天命者。失衆而失國。天命之得失。在于衆心之叛服。衆心之叛服。在于己之德不德。上章言盛德至善。能得民心。此章引頤諦天命。承接之妙。有玩味不可得聲者焉。朱子改誠意之錯簡。極為是正。然不改末章之錯。不正此章之錯。既為不明。以三綱總解。誤為至善之解。移而入下。又為大惑。至于補格致之傳。則惑

臯陶謨。臯陶曰。都亦行有九德。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言曰。何臯陶曰。寬而栗。柔而立。願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愷而有常。吉哉。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日嚴祗敬。六德。亮采有邦。

之滋甚者也。所謂斷鶴頸而續鳧脛。截狗尾而補貂蟬之類也。自朱子改正之誤。文理承接。不可復知。作者原意。不可復見。其害有不可勝言者焉。顧。偽傳。謂常自在之。是也。謾。偽傳。是也。非矣。謾與諦。同。審。諦也。回。顧。審。諦。天之所以命己者。有。家。有。下。而。能。脩。其。德。是。謂。顧。謾。明。命。矣。臯陶謨九德之例。有六德者。為諸侯。有三德者。為卿大夫。例而推之。則有一德者。為士也。故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五服。自天子至士也。雖然。庶人亦有家。養父母。育妻子。是天之所以命己也。不可不謹身節用。以養父母。以育妻子也。是故本篇云。自天子以至於



盡心上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

章句天之明命即天之所以與我而我之所以為德者也

無以為君子。此之謂也。對以性為命。固非論語本義也。雖然。天既與我。以仁義禮智順善之性。是亦命也。孟子曰。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養其性。存其心。不失天之所以與我者。是能脩明其德者也。雖非顧命本義。以是解之。何不可之有。朱子所解。乃此義也。

康誥曰。克明德。

德者。仁義忠信之統名。明之者。光輝顯然。昭明于天下國家之謂也。以德一字。解明德。明德之為德。為諸德之統名。作者原意。至此煥然。如觀火。朱子及諸家所解之非。亦可以見矣。

康誥云。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文侯之命。丕顯哉。文武克慎明德。多方乃惟成湯。以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慎罰。左傳。楚莊王欲納夏姬。申公巫臣諫曰。貪色為淫。淫為大罰。周書曰。明德慎罰。文王所以造周也。明德。務崇之之謂也。慎罰。務本之之謂也。若與諸侯。以取大罰。非慎之也。成二以不自取罰。為慎罰。極屬異義。以明德為崇德。乃是正義。崇德者。積累善行。而務崇大之也。明德者。脩得善行。而務昭明之也。其義全同。

崇德有二義。論語。主忠信。徙義。崇德。又云。先事後得。非崇德與。是崇大己德也。質書。崇德報功。

繫辭傳上子曰易其至矣乎夫易  
聖人所以崇德而廣業也知崇禮  
卑宗效天卑法地  
左傳七年且夫合諸侯以崇德也  
同成二年冬晉先且居宋公子成陳  
報選鄭公子歸生伐秦取汪及  
彭衙而歸以報彭衙之役御不  
書為穆公故道秦也謂之崇  
德

武崇德象賢。微子是尊尚有德也。左傳則二義  
共有。申公所言與論語同。又為穆公故尊秦也。  
謂之崇德。文二尊尚有德之人也。與質書同。  
帝典曰克明峻德。

堯典峻作俊。夏小正俊者大也。大雅駿命不易。大  
學作峻命。峻駿俊三字相通。峻者高大也。  
堯典峻德。上文所謂欽明文思允恭克讓六德是  
也。明者上文所謂光被四表格于上下是也。此一  
句結上文而起下文也。大學作者以峻德解明德。  
則明德之為恭敬恭讓之統名與懿德令德至德  
盛德同。昭然明白。朱子及諸家之解皆失作者原

意亦於是乎。昭然明白。

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上智非堯舜乎。孟子曰

堯舜性之也。又云堯舜性者也。又云由仁義

行非行仁義也。以解氣稟之拘。於人欲之蔽。以復

本體之明。解上明字乎。是可責之於學者而非所

以贊稱聖人也。明字果如此解乎。堯舜亦與學者

同。非生知之聖也。非性之也。孔孟之言為虛稱益

美豈可乎。章句發問至此不下一語以不可通也。

予以此斷斷乎。知朱解之非矣。

堯典克明俊德。以親九族。偽傳。能明俊德之士。任

用之。是一眩。峻作俊。傑之俊。二眩。中庸九經尊賢

也。親親也。尊賢在親親之士。而為此解矣。是似是之非也。不知大學以俊作峻。俊峻通為高大。非俊傑之俊也。且此一句。結上文。俊德者。言欽明文思允恭克讓也。明者。言光被四表格于上下也。非用俊傑之士也。康誥。文王克明德慎罰。偽傳又云。能顯用俊德。慎太刑罰。後句取左傳而其義不同。是取下文庸庸。祗祗威威。庸庸用才能可用也。祗祗敬賢德可敬也。威威刑罪辜可刑也。故為此解矣。是亦似是之非也。不知康誥全篇。皆為明德慎罰之事。王曰。嗚呼封。汝念哉。以下二章。明德之事也。王曰。嗚呼封。敬明乃罰。以下八章。慎罰之事也。故終結之曰。王

曰。封告汝德之說。于同與罰之行。明白如此。而不能知。近引庸庸祗祗。以解明德。為能顯用俊德。極肖執燭夜行者。纔照數步。而數十步外。罔乎無見矣。讀書者。不得不豁然明眼。以照天地也。

世之陋儒。取偽傳明德謬義。以解本篇明明德者。先有其氏。後有其氏。甚則以自昭自明之自。為用。曰。顯用有德之士。可哂之甚。夫顯用明德之士。王政之所先也。雖然。非已有明德。則不能任用明德之士也。有堯舜之明德。而後有禹皋陶。有文武之明德。而後有亂臣十人。桀紂幽厲。焉得舉用明德之士乎。是故學問之方。為脩身備德也。施政之術。



又以脩身脩德為先。中庸九經曰。脩身也。尊賢也。不以尊賢為脩身之先。又曰。為政在人。賢人也。明取人以身。脩身以道。以脩身為取人之先。本篇云。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賢人也。明言己有明德。而後可得明德之士也。不論脩明己之明德。而先言顯用人之明德。非為學之方也。非為政之術也。為學寡陋如此。立說乖謬如此。以蕪勝先儒。實不知量者也。不如為宋學之為愈也。

堯典。明明揚側陋。與荀子顯幽重明。致同。顯用貴戚顯明之士也。故三重明。洪範。俊民用章。俊民用微。孟子。葵丘再命尊賢育才。以彰有德。是

傳傳。賢。傳。

告子下。

傳傳。賢。臣。用。

皆言顯用有德之士也。以明明德為顯用有德之士者。詩書左傳之所無也。皆自明也。

晉大象。明出地上。晉。君子以自昭明德。自明與自昭同。其義與論語為仁善由己。而由人乎我同意。仁者人也。中庸。孟。子。表。記。言仁及人。周。聖人懼人之逐外。故曰為仁由己。明者光輝之昭明于外也。聖人懼人之逐外。是故曰自昭自明。皆聖賢之喚醒警覺後人也。如從朱解乎。明明德者。自磨心鏡之塵垢也。初無關外人。固無待自明之喚覺焉。是亦足以見朱解之非矣。是自精義不可不辨。

聖心下仁也者人也。

九經談湯之盤銘有面說焉。祭統曰：銘者論譏其先祖之有德善而面之祭器，自成其名焉。據之則湯廟祭器之銘也。大戴武王踐祚玉卣母書之言，惕若恐懼，退而為戒，於盤盤為銘焉。據此則盤湯自取法焉。聖之銘也。日新之義，取法焉。而汚而遷新善焉，則湯自登其戒之辭明矣。

能備善心而成善行。而至于誠。誠于內則形著明于外。是自明之方也。

右第四章

解釋新民章第五

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自新。承接上文。自明。

盤銘有兩義。九經談詳之。

盥盤。洮手頰面以祛昨日之汚。殷湯取其象作銘。

以自警也。日新者言去昨日之惡而遷今日之善也。

後二句反覆鄭重而咏嘆之耳。或云誠知日新之義。又宜日日新之。又日新之。言不可有一日間歇也。

亦通繫辭。日新謂之盛德。文帝遺匈奴書曰。

祭統。夫鼎有銘。銘者自名也。自名以揚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後世者也。為先祖者莫不有美焉。莫不有德焉。銘之義。稱美而不稱惡。此孝子孝孫之心也。唯賢者能之。銘者論譏其先祖之有德善功烈勲勞。慶賞聲名。列於天下。而酌之祭器。自成其名焉。

聖人者。日新改作更始。傳曰。日新之義皆同。

為書。咸有一德。今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終始惟一。時乃日新。此篇說庸德常德。恒一之德。

故以恒一不易為日新。與本篇不同。雖然。本篇以遷善為義。尹誥以守善為義。其為善則一也。

朱子曰。人之洗濯其心以去惡。如沐浴其身以去垢。是亦去氣稟人欲。復本體之明之說也。雖然。於明明德。則誥訓之所無。既為大惑矣。於日新。則去舊染之汚。宜疏私欲之穢焉。疏穢是故濯心去惡。不為不可也。繫辭。聖人以此洗心。洗心退藏於密。左傳。臧孫紇曰。紇也聞之。在上位者。洒濯其心。壹

大學原解卷中 七

以待人也。襄二十一年逸周書。嗚呼。惟尔執政。其惟洗  
乃心。改爾行。克憂徃愆。以保尔居。夫良莊子亦言。  
汝齋戒。疏淪而心。澡雪而精神。掇擊而知。遊北又  
言。吾願君剝形去皮。洒心去欲。而遊於無塵之野。  
山皆言洒濯私欲之穢也。盥盤以洗取象。則朱子  
之言。不為不可也。莊周之言。自言其學。

物茂卿曰。苟即敬字。誤脫偏旁也。詩贊湯德曰。

聖敬日躋。日新者。日躋也。敬日新。殆不成語。於

日新引日躋。日進穀著劍而桑出汁之類也。日

新之事。在學者則可矣。在聖人則自少過矣。豈

可有日洗之污惡乎。是極謙抑自警之辭。雖然。

有人如此。謂之盛德亦可矣。茂卿引易曰。日新  
謂之盛德。非湯自為者審矣。其人蒙昧。不通義  
理。唯以謬證恐嚇人。以欺愚人。徃徃如此。

康誥曰。作新民。新

康誥亦惟助王。宅定天命。作新民。作為也。康誥自

作不典。人民作速。作皆訓為。書序。成王既伐管蔡。

以殷餘民。封康叔。作康誥。酒誥。梓材。左傳。祝佗曰。

分康叔以某某。命以康誥。而封於殷虛。定四年康叔

所封。殷墟也。殷民染紂之惡風。為日久矣。是故曰。

可為新民。言變化遷善也。舊染汚俗。咸與維新之

謂也。能革新殷民之惡習。使以遷善。如此則周之

王命亦安。故曰。助王宅天命。作新民。是三綱新民之義也。是故作者引之。朱子曰。鼓之舞之之謂作。言振起其自新之民也。是非康誥本義。又非三綱原義。何苦為此異解乎。如誤解明德。出其學流之偏。固不得已。程子曰。去有可恕者。如別解新民。既已自誤。又以誤人。罪不可恕。三綱親民不改字說。或出朱子此節異解。則朱子此解。可謂作俑也已。物茂卿曰。新民者。革命之辭。而大學者。守成之君所奉也。豈有是言乎。果然。則大學至此。何故引康誥新民乎。大學至此。忽變為創業之君所建乎。其愚謬之病。雖聖人神藥。不可得而醫也。

毛傳乃新在文王也。嚴繼周自后稷以來。為邦舊矣。而天之命周。則維新始命之。以有天下也。鄭箋大王率胥字。而國於周。王極起矣。而未有天命。至文王而受命。言新者。美之也。補傳始命以國今

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自新新民之效。可新興其邦。

應上章頌謨天命。又應末章峻命。惟命。

呂覽。周公且乃作詩曰。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息媯。亦作繩。繩。文王之德。古樂益

子亦引此詩曰。文王之謂也。子力行之。亦以新子

之國。告滕。文公。周自后稷封有郃。為諸侯。至于季歷。十

餘世矣。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為西伯。既有欲

王之勢焉。故曰。周雖舊邦。故國其新。受天命。而王

千天下者。以文王之聖德也。古公自豳遷周。其言

二世也。是亦一如有人君。日新遷善。又新其民。而使

遷善焉。天道與善。必得天命之祐助。而當新興其

大學原解卷中 九

章曰。言周雖舊。至於文王。能新其德。以及於民。而始受天命也。鄭箋。周自后稷以來。為邦舊矣。而天之命周。則維新始命之。以有天下也。補傳。始命以國今

曰命也。命之祐助。以與其家焉。命之祐助。以與其家焉。命之祐助。以與其家焉。

國焉。雖士。廢人。亦能自新。而能新入者。亦當有天命之祐助。以與其家焉。  
偽書。天道福善禍淫。湯國語。單襄公引先王之令。有之曰。天道賞善而罰淫。周左傳。神福仁。善也。是相通之。而禍淫。年。二漢書。尹王章曰。天道聰明。佑善而災惡。元右。偽書。惟天無親。克敬惟親。太周書。皇天無親。惟德是輔。蔡仲之命。僖九年。左傳。唐天官。引之。國語。范文子曰。吾聞之。天道無親。惟德是授。晉老子亦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經傳所載。明白如此。而疑。天道是非者。豈足與語道乎。  
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

說文極棟也。

毛傳。高邑。京師也。鄭箋。極中也。高邑之禮俗。翼之然。可則倣四方之。中正也。四嚴。緝。錢氏曰。翼乃。乃四方之中。言政教取正於此也。

極字。本屋極之極。棟椀也。莊子。有夫妻臣妾登極者。陽是也。屋極。屋宇之極所。故有至極之義焉。又四方之所仰瞻。故有標準之義焉。北極。謂之北辰。中宮。天極星。天官。衆星之所拱。天之極處。又星官之所取度也。至極之義也。標準之義也。商邑。翼翼。四方之極。頌。四方之所會。萬國之極處也。又天下之所取法也。至極之義也。標準之義也。佗如太極。繫。六。荀。子。太。宗。師。禮。者。人。道。之。極。也。禮。論。或取至極。或取標準。其義一也。  
極在屋之正中。故極有中正之義焉。漢儒訓極為中。五行。極屬是正。洪範。皇建其有極。乃偽書建中。

九經談古經於治民之義多用極字周禮設官分職以為民極君我亦志命汝作民極思文詩粒以正民又云正人莫如極其美哉可見

于民也。仲德本篇用其極乃中庸舜用中於民也。洪範廢民協于極乃偽書民協于中也。太禹中極之相通是可以見矣。堯舜禹湯執中。是亦用極者也。皇極之皇以為大者偽傳之陋也。朱子作皇極辨而言以皇為君創于南宋馮當可封事極失考徵漢書皇君也極中也。五行荀悅申鑒天作道皇作極臣作輔民作基。政體以皇為君漢儒舊說以為大中之道者晉人為傳之陋也。凡治民者無標準無表正則民茫乎不知所歸所以亂也。是故於治民之義則多用極字九經談詳之。此章新民故亦言用極耳。雖然極與中道之純

善至當者皆是也。以其無過不及而中時宜也。謂之中矣。得至理而為表正也。謂之極矣。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者。言每事無所不用其至理也。君子之行每事用純善至當者以為民之表正。是故民亦變惡化善自新而新民之方如此。朱子曰自新新民皆欲止於至善也。似而非者也。

右第五章

解釋止於至善章第六

詩云邦畿千里維民所止。邦畿維民承接上文新民舊邦。周禮方千里曰國畿。太司馬方千里曰王畿。職方氏夫夷狄之民願遷侯國侯國之民願遷王國王都。



屬人者。誤矣。言鳥於可止之處。能知其所以可止。而止之不遷。是故安且樂。其鳴也。綿蠻人而不知止。於至善。則仰有愧於天。俯有怍於人。焉得安且樂乎。甚則驕奢淫佚。放辟邪侈。又甚則沉連荒亡。殘賊暴虐。至身亡國。滅而後已。是實以人而不如鳥者也。夫子解詩之妙。如此。學者豈可不凜然而反觀內省乎。

朱子章句或問。不辨引詩之妙義。似罔然無知矣。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

無道昔在殷王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

毛傳。穆穆美也。非矣。敬而幽遠。貌大廟禘祫之祭。太祖東向。昭南向。穆北向。以其面南。謂之昭。以其面北。謂之穆。穆之為幽。可以見矣。凡人不敬其言行。則听蘊洞見。敬其言行。則有幽微難測者。謂之穆。穆。詩又云。小心翼翼。是亦文王之敬忌。康寅良逸也。

周書。穆考文王。誥周頌。率見昭考。武王也。於昭穆之第。文王為穆。武王為昭。是故偽傳云。父昭子穆。文王第稱穆。是似是之非也。曰。文考文王。武成。曰。丕顯考文王。康曰。皇考。周頌。文王也。曰。寧考。大曰。烈考。離曰。光烈考武王。洛曰。





大戴禮記卷之八

大戴武王荀子兵賈誼新書。接遇肅正。謂之敬。反  
敬為慢。道術劉歆五行傳。亦以怠慢對敬。以驕蹇對  
恭。五行志皆得字義至當者也。敬者。尊奉慎重。不敢  
輕忽之義也。詩書所載。欽寅祗恪。皆同義也。如程  
朱所謂。主一無適。真無稽之言也。  
緇衣。引詩云。淑慎爾止。容不譽于儀。威又引此詩  
以止為容止。敬止之止。在詩文。則助辭。緇衣引之  
為敬容止之義。大學引之。為止至善之義。古人引  
詩。神用如此。  
敬止。敬於所止也。晉人贗書。欽厥止。太甲上蓋取大學  
也。慎重其所止也。

儀四

晉語二死不忘君敬也

兒子敦曰。大王之德。無所不備也。雖然。三分天  
下。有其二。而服事殷。能人之所難能也。是其德  
之最盛者也。故夫子以至德贊之。是在己為恭  
於君為敬。所謂為人臣止於敬也。所引詩文。敬  
止。亦猶言唯敬之止也。所引唯證止於敬一句  
耳。此言大有所見。附以備後之攷古耳。  
仁者。愛育民也。敬者。尊重君也。孝者。愛敬奉養也。  
慈者。恩惠養育也。信者。不偽不欺也。五者。至善之  
目也。文言。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孟子。唯仁者宜在  
高位。論語。其事上也。敬。又云。事君敬其事。齊語。子  
與子言孝。其事君者言敬。晉語。事君以敬。事父以

大學原解卷中

廿五

孝左傳父慈子孝論語與朋友交言而有信皆此  
節之明證也。

韓非信所以不欺其民也。難國語信於令則時

無廢功。晉語死史佚曰布令信而不食言交國

人之信在人君則以命令為主也。

周易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卦艮為

止。艮山不動之象。又有背象。有人身象。有門庭象。

人之一身皆動。唯背不動。靜止也。人之一身皆有

欲。唯背無欲。靜止也。夫動生於欲。欲生於見。背面

不見。則無欲而不動。靜止也。物欲擾心則不得靜

止。豈能止於至善乎。背面無見。是艮止之第一義

也。兩艮對峙。兩人背立。不相交接。不相干涉。人各  
止其所止之象。大衆云。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  
位。君止於仁。臣止於敬。父止於慈。子止於孝。是艮  
止之第二義也。艮其背者。止其所止也。所謂止於  
至善也。不獲其身。不有其身也。言主於道而忘我  
也。言不圖己之利不利也。如圖己之利不利。則不  
得至善。而失其所止也。行其庭。行之於家庭也。國  
天下亦同。或曰。庭者。交際行禮之處。故言與人相  
接也。亦通。不見其人。背面不有其人也。言主於道  
而忘物也。言不圖人之不可也。如圖人之不可不  
可。則不得至善。而失其所止也。為君止於仁。不見

莊子齊物論南郭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嘆嗒然似喪其耦顧成子游立侍乎前曰何居乎形可使如槁木心固可使如死灰乎今之隱几者非昔之隱几者也子綦曰偃不知善手而問之也今吾喪我汝知之乎云々

臣之敬不敬也。為臣止於敬。不見君之仁。不仁也。為父止於慈。不見子之孝。不孝也。為子止於孝。不見父之慈。不慈也。兩艮對峙。兩人背立。自有此象。既不自有己。又不有人。唯道之視。是能良其背者也。能止於至善者也。如此則止定靜安之功成矣。其所謀慮皆自得至善。德之昭明。民之變化。自在其中矣。

右第六章

解釋本末章第七

或曰。三綱八目之外。何解本末乎。曰。首章云。物有本末。知所先後。以脩身為本。此謂知本。故有解本

末章。初揭三綱八目。而後所解釋。唯六目耳。凡解釋諸章。有長有短。而齊家治國章。有二章曰。故治國在齊其家。又曰。此謂治國在齊其家。是諸章之所無也。諸章結語。皆正。而獨修身齊家章。反語結之。是亦諸章之所無也。末章無結語。是亦異于諸章之例矣。大學之文。固自齊整。雖然。不如畫棋枰。畧井地也。三綱八目之外。有本末解。又奚疑乎。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

上文與國人交。止於信。承以無情之訟。下有無情之訟。因上之失信於下也。論語云。上好信。則民莫

齊語管子對曰...素訟者三禁而不可上下坐成以束矢...  
幸曰索非也平訟者之情也三禁禁之三日使審實其辭也而不可上下者辭定不可移也坐成訟之生已成也十二矢為束束則訟者生成以束矢入於朝乃聽其訟而人入矢一人不入則曲不反也周禮以兩造禁民訟入束矢於朝然後聽之  
確盛五四噬乾肺得金矢利藪貞告

敢不用情。是明徵也。從朱子改正。則此章承先王  
不忘。殊無承接之義。其誤明矣。舊本為是。  
周官大司寇。以兩造禁民訟。入束矢。齊語及於朝。  
然後聽之。聽訟。司寇之職。孔子曾為魯大司寇。故  
有此言乎。猶人者。均常人而不異也。聖人雖有神  
智。至其聽訟。則不得異於常人也。何也。盜言不盜。  
殺言不殺。雖聖人。亦無若之何。唯使聖人為政。則  
盛德至善之治。使民遷善。而民愛戴之。終身不忘。  
民情正。而風俗淳。老姦宥賊。掃跡滅影。爭奪不行。  
獄訟自止。不治之於末。而濟之於本。是聖人知本  
之言也。周易亦曰。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

始。訟大是之謂也。

無情以下。作者解夫子語。明訟之難聽也。周官以  
五聲聽獄訟。求民情。小司論語。陽膚為士師。曾子  
曰。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皆言訟者之情。乃此  
情字。尚書。兩造具備。師聽五辭。刑品獄訟之辭。乃此  
辭字。盡者聽其辭。而察其情。窮盡之之謂也。王制。  
凡聽五刑之訟。致其忠愛。以盡之。註。盡。盡其情也。  
乃此盡字。情者。情實也。揜。匿其實。辭與情反。謂之  
無情。殺言不殺。盜言不盜。則聽訟者。雖明察。不能  
窮盡其辭。而得其情實也。是訟之所以難聽。夫子  
之言。以此故也。政治其可不務本乎。

大雅蒸民。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

民不無秉彝之良心。然教化之廢。而風俗之弊。其志一變而向惡。則賭博爭訟。再變則盜賊賊姦。若至其甚。則歷法暴行。謀叛大逆。無所不至也。故曰。大畏。民志。莊周曰。人心險於山川。夏書曰。可畏非民。漢周書曰。願畏于民。若。誥是之謂也。鄭玄曰。情猶實也。無實者多虛誕之辭。聖人之聽訟。與人同耳。必使民無實者。不敢盡其辭。大畏其心志。使誠其意。不敢訟。本謂誠其意也。朱子襲之曰。情實也。引夫子之言。而言聖人能使無實之人。不敢盡其虛誕之辭。蓋我之明德既明。自然有以畏服民之心志。故訟不待聽。而自無也。夫君子不

鮮畏者。意其物之至。而不敢犯也。易說卦傳云。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者也。故辭生於情。情合於神。而情實之辭。神為之用。故辭為未情。為辭之本。又為情之本。而聽訟者。自修其身。能以其神明之德。之正則。者其理之曲者。神為之沮奪。不能復為之用。譬猶遇正人。則妖魅不能弄其幻。一遇正人。則情忽寤。揮逐風矣。民因畏之。不敢以非理與訟。夫知脩身之為明。天下民德之本也。故曰。此謂知本也。

高中云云。蘇決公明。使是非曲直。各得其理。聽訟之能也。然而無情者。猶將騁辭以辯焉。無以守其心。故耳。惟聖人德威。惟威德明。惟明有大畏民之心志。是以起聽者。各輸其情。而非曲直。惟上所決。而莫敢不服。無復有騁辭以辯者。是無訟也。訟者。爭辯之謂也。曰。訟不待聽。而自無。如何。曰。訟者。不盡其辭。是無情。不得盡其辭。乃無訟也。非曲直。不能自決。必聽於上。且曰。必也。使無訟。亦無情者。不得盡其辭。是無情。不得盡其辭。乃無訟也。

重則不威。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北宮文子曰。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君有君之威儀。其臣畏而愛之。則而象之。周書。數文王之德曰。大國畏其力。小國懷其德。言畏而愛之也。左傳。襄三。是以威儀言畏而已。其他言威畏者。多屬刑罰。如畏其力。亦是刑也。假仁之力。言國富兵強也。國語。范文子曰。夫戰者。刑也。與。文王戰。則不能勝。是故畏而服之也。孟子有言。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是言畏而服之。又言。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是言愛而懷之。故稱聖人之德曰。愛之。曰。尊親之。未曰畏之。以威畏刑畏。畏服民之心。商鞅韓非之所好。秦

晉語六。范文子曰。夫戰刑也。刑之過也。

虛文七年對舒問於賈季曰趙衰  
趙盾孰實對曰趙衰冬日之日也  
趙盾夏日之日也杜註冬日可  
愛夏日可畏

皇漢武之負謗於天下後世唯是而已。趙盾夏日之日。言其可畏。趙衰冬日之日。言其可愛。聖人豈不得為一趙衰乎。言畏服民之心者。非所以稱聖人也。非所以語明德至善之治也。先言使天下之人。皆明其明德。而解氣稟之拘。本入欲之蔽。以復本體之明焉。何其言之高也。後言畏服民之心志。使無訟焉。何其言之卑也。前後所說。文離衡決。得言知道之人乎。且也。盡字聽訟之事。王制有明文。而不知屬諸訟者。以飾虛誕之辭。為盡其辭。極屬強解。可言使畏民心而不可言使畏民志。畏志始不成語。不匡正康成之謬。而却附益之。是謂添薪

於安燭。可謂知道乎。

右第七章

解釋誠意章第八

所謂誠其意者

毋自欺也。如惡惡臭。惡如好好色。好善此之謂自謙。謙故君子必慎其獨也。

無情誠意。語意相接。小人間居為不善。起無情之獄者。此類是也。本末誠意二章。函蓋膠合。間不容絲髮。朱子於此中間。補格致一章。不特不知格致本自無傳。且不知古文承接之妙也。誠者。不偽也。意者。中心也。自欺者。自欺己心也。中







學曰獨者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之也其實與不實蓋有他人所不及知而已獨知之者故以證之於此以審其幾焉

小人間居。楊倞解荀子。引不睹不聞。漢唐諸儒所鮮。亦明白不誤。至於宋儒言獨者。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雖己不見聞。亦不敢忽。其言雖深。殊非學庸之原義也。

朱子解學庸。似精似密。其言極深。然皆非學庸原義也。

學庸慎獨。原于詩人。詩人慎獨。原于畏敬。天道鬼神也。大雅稱文王曰。雖雖也。和在官。肅肅也。在廟。不顯亦臨。無射亦保。齊言文王之慎獨。雖幽隱不顯之處。猶能戒慎恐懼。而如人之臨之也。如鬼神之臨之也。又云。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中庸無曰

不顯。中庸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是也。莫予云觀。中庸戒慎乎其所不聞。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仲言衛武之

慎獨。雖在室中幽陰之處。猶能無愧于鬼神也。勿言是幽陰不顯之處。無見吾行者。無聞吾言者。天地鬼神。常來見聞。爾之言行也。其來至也。非常慮九知之所測知也。况可厭惡而遠之乎。中庸末章。應開卷曰。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詩云。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其所原可知也。大雅又云。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昊天曰明。及爾出王。往昊天曰旦。及爾游衍。板周頌又云。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保。哉。無曰

高高在上。神天陟降厥士。事日監在茲。敬可見古人  
慎獨。畏敬天道鬼神降監也。楊震答暮夜無知者。  
曰。天知神知。我知子知。能得此義者也。窮理之學  
盛。而無鬼之說起焉。近世宋學。往往如此。學者耻  
清人。如明曾辨之。言天道鬼神矣。功利之學行。而權詐之習長焉。學  
者茫乎不知天道。漫然侮蔑鬼神。嗚呼。聖人畏天  
敬神之誠。其孰能知之。  
小人間居為不善。無所不至。慎獨  
之反。見君子而后厭然  
揜其不善。而著其善。陰惡  
陽善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  
則何益矣。此謂惡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慎其獨  
也。

小人。君子之反也。間居為不善。慎獨之反也。慎獨  
者何。雖間然獨處。猶慎其言行。不敢離道也。道即  
善也。小人間居為不善者。不慎其言行。而肆然離  
道之謂也。

間居為不善。輕則怠惰慢易。重則妄誕放肆。至其  
甚也。謀姦謀逆。無所不至也。雖小人秉彝良心。不  
得不同君子也。知惡之可惡。知善之可好。是故見  
君子。則遽匿其惡。而顯其善。是予所謂內邪而外  
正。陰惡而陽善者。戴記所謂陰陽克易。外內不合  
者。文王謂之不誠。謂之自欺。徒自欺耳。不能欺人。  
人之規。知其惡。而照其衷情。如披肝肺而見之。然

九經談中庸誠則形又云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大家語誠乎此者形乎彼又云王官人五氣誠於中發形於外又云誠在其中此見於外荀子忠誠盛於內實於外形於四海說晉語夫人美於中必播於外而越於民實戴之也亦如之文言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騁乎記和順內積榮華發於外荀子盡小者大積微者著德至者色澤合行盡而壽聞遠小人不誠於內而非之於外墨子仁義和智根於心其生色也昭然見於面蓋於背施於四體皆誠於中形於外之美也

則先之揜匿。又有何益乎。是惡之充實于中。而善見於外者也。善亦如此。故君子誠意。始自必慎。問居獨處而已矣。  
○誠○於○中○形○於○外○此○章○以○惡○言○經○傳○多○以○善○言○詳○見○於○九○經○談○  
厭然鄭玄讀如驚閉藏貌朱子銷沮閉藏之貌按孟子闔然媚於世也者是鄉原也荀子駢然而如雷擊之如牆壓之揚倮云駢黑色猶閤然國厭驚閤閤駢駢六字音迫而義同揜匿閉藏之貌也  
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  
是承上文言不善之不可揜也十目十人之目也

九經談十手所指古人下指字多指笑指作之義故漢王嘉引史記云十人所指無病而死荀子身不肖而誣實是猶偃伸而好計高也指其項者愈愈注指而笑之者愈愈也呂覽高何際子石齊國之暴者也指於御曲注為御曲人所作也指又云布衣行此指於國不容於御曲論指字之美義可以見矣

十手。十人之手也。以數數之。則十目十手。五人也。以指數之。十指一人也。故知十與什同。十人也。夫陰惡而陽善。揜其不善。而著其善者。可欺而三人。而不可欺。衆人衆人之所覘見。衆人之所指笑。其不善不可揜。可畏之甚。昔人詠李斯曰。難以一人手。揜得天下目。是之謂也。朱子兼善惡而言之。既暗文理。且善之不可揜。何畏之有。又失指字之義。指之為指。笑指斥。九經談詳之。  
威嚴人之所畏。論語嚴然人望而畏之。故轉為畏。孟子無嚴諸侯。畏也。其嚴乎。猶曰其可畏乎。富潤屋。德潤身。心廣則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

此可畏之甚也

蓋心上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粹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

是承上文言誠於中形於外也。家富財帛則必豐其屋。輪乎奐乎。德充實于中則必光輝于外。仁義禮智根於心者其生色粹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心寬優不迫則身體必舒泰。三者誠於中形於外之徵也。鄭玄曰三者言有實於內顯見於外是也。一說是主客語法。富潤屋是客。德潤身是主。心廣則體胖。說德潤身之形容也。不通。朱子連讀心廣體胖疑廣下無則字不通。古人粗麤之甚。心廣者言優游不迫也。論語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偽書作德心逸日休。作偽心勞日拙。官此等之謂也。君子必誠其中心而不可以自欺欺人也。

胖。鄭玄曰猶大也。非矣。或太之誤。與泰通。朱子曰安舒也。又曰舒泰極是。蓋古人所謂無窘容急步無疾言遽色之類。德之表也。誠於中形於外。中庸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德之明也。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民之革新也。又曰不明乎善則不誠乎身矣。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明善擇善即致曲即學問思辨。在中庸則學問思辨為誠身之本。在大學則格物致知為誠意之本。安於止善至誠之事是故新民。動變為明明德之效。明明德。形著為安於至善之效。誠安於至善為格物致知之效。予故曰止定靜安於至善者。

格物致知之極功。而為明德新民之本。為是故也。要之。誠之一字。聖凡之所判。賢愚之所分。而其得之也。在格物致知。則學道明智之務。其可廢乎。舊本此章。在首章之次。未解釋三綱。而突然解釋八條誠意。是何文理乎。且解釋八條發端。皆有所謂字。此章亦然。其為錯簡。無可疑者。是故朱子移置正心章之前。極為是正。是亦千古定說。不刊之義也。明崔銑遵古本。雖然誠意一章。則遵朱子改定者。以不可不遵也。其所見卓然。慧眼如炬。不正親民之誤。不改誠意之錯。以此解大學。其又何心乎。不知則愚。知而故為。自欺而欺人也。予故知陽

殊泗仁說。文云。元者善之長也。君子體仁足以長人。仁者愛善之統宗。而無善者仁之屬。也是故。愛善可以入仁。愛善可以稱仁。矣。何以知之。孔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蓋仁可見。惡善是仁。惡惡是不仁。如仁智並言。仁義並言。智仁勇並言。仁義禮智並言。仁敬孝慈信並言。之例。非之則夫子此言。鑄屬不道。首有仁有不仁。有善有不善。有孝有不孝。有慈有不慈。道豈善二而已乎哉。夫子之言。猶曰。道二善與不善而已矣。得夫子此言。知仁之為善。行統稱明。亮直截不假多言。後之儒流。何無者乎此乎。

明非誠意之人矣。其它奉古本者。愚也。又何足論乎。

孔子說仁。唯是衆善。詳辨之。孟子道性善。而以四端之心。解之。告則四端之心。即善也。子思說中庸。說誠。偽傳。解偽書降衷。湯誓昭解國語降衷。吳皆曰。衷。善也。衷即中。中即善。知偏倚之為惡。乃知中之善矣。知適不及之為惡。乃知中之善矣。庸者何。所謂擇善固執也。能勿易。謂之固。荀子陰陽克易。外內不合。非誠者也。官人然則行善不易。是誠也。中庸二字。即誠一字。誠之一字。即中庸二字。大學明德。脩善

心而成善行。荀子所謂積善成德也。學新民使民遷善也。止於至善。擇善固執之誠也。慎獨亦獨處行善之謂也。聖賢之言。渺乎如無津涯。然要其歸則唯是善之一字耳。古人有言。諸惡勿作。衆善奉行。天道福善。天與善人。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嗚呼善乎善乎。其可不務乎。

右第八章

解釋正心脩身章第九

所謂脩身正在其心者。

身有所忿懣。正不則不得其正。邪有所恐懼。正不則不得其正。邪有所好樂。正不則不得其正。邪有所憂患。正不則不得其正。

不得其正。邪

程子曰。身有之身。當作心。或謂身字兼心。何必改作。按若依舊本。四不得其正。屬身。正身之字。經傳有之。論語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又云。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子路荀子禮者所以正身也。無禮何以正身。修是正身之徵也。身字非不兼心也。雖然大學於身言脩於心言正。今言以正身兼正心。頗屬牽強。不如從程子改之。之穩協也。或曰。身有忿懣。則心不得其正。或曰。身有忿懣者。心不得其正也。皆強解不通也。

喜怒哀樂發而中節者。聖賢能事也。如其不中節。則謂之邪。不是心之病也。本篇曰。不得其正。然則愈憤。恐懼。好樂。憂患。皆指不中節者言之。如不辨此義。而概指四者為不正。則大學正心。乃無心之說也。古有此說乎。

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皇曰。天武一怒。而安天下

之民。孟是愈憤之正者也。大學。豈是之謂乎。曰。遷

怒。語論曰。一朝之怒。忘其身。以及其親。上曰。愈思難

同曰。懲忿窒慾。易損是愈憤之不正者也。大學之

言言。此等之類也。曰。兢兢業業。象曰。戰戰兢兢

小雅曰。慄慄危懼。偽書曰。臨事而懼。論曰。恐懼其

小雅小是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自傳戰戰兢兢也。兢之戒也。

迷而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公治長子貢問曰。孔子何以謂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  
雍也。有廢回者。好學。先進亦同。迷而樂以忘憂。  
子罕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衛靈公子曰。已矣。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陽貨子曰。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也。  
滕文公上。人之有道也。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而子曰。不患人之不知。患不知人也。  
憲問。不患人之不知。患不知人也。

所不聞。庸中是恐懼之正者也。曰。見履石。以為伏希

也。見植林。以為後人也。荀子曰。俯見其影。以為伏

鬼也。仰視其髮。以為立魅也。同上是恐懼之不正者

也。曰。好古好學。論曰。好德樂道。上曰。樂多賢友。樂

道人之善。同曰。樂民之樂。孟是好樂之得正者也。

曰。好色。樂酒。孟論曰。盤樂怠教。子孟曰。樂驕樂。樂佚

游。樂宴樂。是好樂之不正者也。曰。天下猶未平。堯獨

憂之。孟曰。舜以不得禹皋陶為己憂。上曰。憂民之

憂。上曰。聖人憂民。同是憂患之正者也。憂貧賤。患

窮阨。是憂患之不正者也。患人之不知。是不正

也。患不知人。是正也。患無位。是不正也。患所以立。





以放其良心者亦猶斧斤之於木也  
且旦而伐之可以為美乎其日夜之  
所息乎且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  
者幾希則其旦晝之所為有存亡之  
矣格之及覆則其夜氣不復以存  
矣人見其禽獸也而以其未嘗有  
才焉者豈人之情也哉故苟得其  
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  
孔子曰擇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  
知其鄉惟心之謂與

所謂放心之類。孟子放心。放心。此篇心不在  
焉。乃謂放心也。心不在焉者。言身在焉。而心不在焉。如言身在子  
江海之上。而心馳于魏闕之下。是也。如此則面前  
聲色。視如不見。聽如不聞也。  
今有人焉。當君親之病。其行如此。則是孝經所謂  
疾則致其憂者。真忠臣孝子。豈可以心不在焉。責  
之乎。然則本篇所言。小人伶夫。心溺聲色。心馳榮  
利之事也。可見是亦有正。有正。不能為一概之  
見也。其心不正如此。而求其身之脩。其可得乎。故  
曰。俯身在正其心。

臧挾策而亡羊。朱買臣高鳳讀書而漂麥。心不  
在焉之類也。雖然。好樂之得正者也。其焉可責  
之乎。白公勝慮亂。罷朝而立。倒杖策。鋸上貫頤。  
血流至地。而弗知也。鄭人聞之。曰。頤之忘。將何  
不忘我。是真心不在焉者也。  
伊藤原佐據三月不知肉味。疑食而不知其味。與  
兒童之見魚。異有陋儒曰。堯舜非仁者。曰。何以言  
之。曰。論語。仁者不憂。而孟子言。堯獨憂之。舜以不  
得禹皋陶為己憂。是堯舜有憂。非仁者也。原佐之  
疑。何以異於是乎。仁者不憂。不憂己之困。既不遇  
也。憂為不正。不憂為正。堯舜之憂。憂民之憂者也。

正之極也。孔子三月不知肉味。聖人尚德樂道之至也。是亦正之極也。本篇食而不知其味。小人溺聲色。陷利欲者之事。不正之極也。世間遊冶少年。心馳乎娼樓妓館。其在家也。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者。都會之地。比屋有之。原佐何不通世事乎。何不達道理乎。是皆坐不知讀書之法也。據彼而疑此。執此而詰彼。經傳無處不抵牾也。是故祭義曰。夫言豈一端而已。夫各有所當也。是之謂也。經傳似抵牾例。予仁說附錄詳之。

管子曰。心之在體。君之位也。心有欲者。物過而目不見。聲至而耳不聞也。荀子。心不使焉。則白黑在

前。而目不見。雷鼓在側。而耳不聞。解又云。心也者。道之主宰也。心憂恐。則口銜芻豢。而不知其味。耳聽鐘鼓。不知其聲。目視黼黻。而不知其狀。輕暖平簟。而體不知其安。故嚮萬物之美。而不能曠也。是皆大學之疏解也。

此謂脩身在正其心。

念慮不得其正。恐懼不得其正。好樂不得其正。憂患不得其正。心馳榮利。心溺聲色。其心不正。焉望身之脩乎。孔子引詩曰。思無邪。無邪即正。正心者。修身之本也。修身者。家國天下之本也。孔子引詩。承為政以德。又云。政者正也。帥以正。孰敢不正。孟

子亦言。君正莫不正。若正君而國定矣。天下之治。唯在正心二字。而正心要務。在好衆之分。正不正耳。

右第九章

解釋脩身齊家章第十七

所謂齊其家。在脩其身者。

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邪之其所賤惡而辟焉。邪

主者。是之其所畏敬而辟焉。邪之其所哀矜而辟焉。邪

之其所敬惜而辟焉。邪

此章與前章文意相同。前章舉念憶恐懼四者。而言不得其正。此章舉親愛賤惡五者。而言辟焉。前

鄭註辟猶喻也。言通彼而以心度之。曰吾何以親愛此人。非以其有德美與。吾何以敬惜此人。非以其志行薄與。反以喻已。則身脩與否。可自知也。

章。次言心不在焉。此章次引諺曰。文章之體。約畧相同。能知此義。則辟焉。與不得其正相對。而邪辟之辟。與辟則為天下僂矣。一同字義。鄭玄誤為譬喻之譬。其所解曖昧不了。近時物茂卿在祖鄭說。不特不知所擇也。且不知於大學中。唯此二章。大意相同也。其不明可哂。雖然。不知親新之誤。不悟誠意之錯。既失其大者。其不聰如此。又何足咎。此一字之失乎。

親愛者。父母妻子之類也。賤惡者。豪奴悍婢之類也。畏敬者。尊長如叔父伯兄是也。哀矜者。如孤兒寡婦是也。敬惜者。幼賤如庶弟孽子是也。皆指一

家之人而言。

朱子曰之猶於也。辟猶偏也。是也。恒人之情。於其所親愛。則雖有惡不知。是偏於愛也。於其所賤惡。則雖有美不知。是偏於惡也。所畏敬。所哀矜。亦不知其惡。所款惰。亦不知其美。皆是偏也。接遇家人。其偏如此。家人豈敢信服之乎。又焉得齊整家人。而同其好惡乎。愛惡之偏。出于心。而接遇之偏。行于身。家人之情。為此叛惰。是謂心不正。身不循。而不能齊其家矣。甚則愛妻子。而惡父母。愛幼賤。而惡尊長。愛讒婢。而惡賢姑。愛孽妾。而惡正嫡。人欲縱。而天理滅者。比屋有之。可不戒乎。

伊藤原佐以款惰非君子之道。疑大學物茂卿引曲禮款不可長。辨之。倨傲。不恭也。怠惰。不勤也。皆凶德也。雖然。此章說恒人遇家人之偏。皆天下之通情也。非說君子之道也。又非說人宜如此也。款惰二字。又何足疑之乎。又何足辨之乎。

物茂卿曰。款不恭。惰不勤。宗族之齒卑而屬疎者。待之不必恭。而不勤送迎。亦理之常耳。解得極精。

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

好而知其惡者。鮮矣。偏其所親愛也。惡而知其美者。鮮矣。偏其所賤惡也。是承上文愛惡而言。

上卷第三十葉齊家所主在于好惡  
中庸九經親親條曰同好惡是齊  
家第一義也本篇齊家章亦言  
親愛賤惡又言愛而知惡而  
知見美可見所主在于好惡矣  
齊一家入好惡是謂齊家矣  
父之所好則子惡之兄之所惡則  
弟好之夫妻反目婦姑勃谿豈  
得謂之齊家乎

好而知惡惡而知美好惡之公正也。  
齊家之義以同其好惡為主首章詳之此章特言  
五者然其所主則在親愛賤惡故下承之以好而  
知惡惡而知美好所主在好惡二端者昭然明白。  
誠意章惡惡臭好好色好善惡惡之誠是誠意也。  
是為大本次以齊家章親愛賤惡好而知惡惡而  
知美是好惡之明也又好惡之正也好惡不誤其  
家可齊次以治國平天下章好民之所好惡民之  
所惡此之謂民之父母所好賢人君子也所惡小  
人不肖也治國平天下非有它事為政在人庸唯  
是好賢人君子而用之惡不肖小人而屏之其是

九經談好而知惡惡而知美曲禮  
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左傳秦  
范氏之臣王生曰好不廢過惡不  
去善義之經也較五呂覽至美  
而不加至惡也偏於愛也故知美  
之惡知惡之美然後能知美惡  
矣法是不特接人當如此也九讀  
書取捨其說亦當如此否則不  
得公平也

而已矣好惡二字實貫六條目者也好善惡惡是  
人情之直也人道之正也荀子有言是曰是非曰  
非曰直脩身是故孔子曰人之生也直又曰三代之  
所以直道而行也好惡失正直道不行姦諛用而  
賢能隱比政行而善道熄國之存者幸而已矣好  
惡之義其不亦大乎。  
此義又見左傳戴記九經談詳之。  
故諺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  
人莫知其子之惡者即上文之其所親愛而辟焉。  
也。又上文好而知其惡者鮮矣也。上句為主下句為客。  
不知其子之惡溺於愛也。不知其苗之碩惑於欲



